

马丁·苏特 著

最后一个威英费尔特

DER LETZTE WEYNFELDT

罗 炜 译

译 歌德学院(中国)
翻译资助计划

上海译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最后一个威英费尔特/(瑞士)苏特(Suter, M.)著;罗炜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7

书名原文:Der letzte Wernfeld

ISBN 978-7-5327-5462-5

I. ①最… II. ①苏… ②罗… III. ①长篇小说—瑞士—现代 IV. ①I52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077957号

Martin Suter

DER LETZTE WEYNFELDT

Copyright © 2009 by Diogenes Verlag AG Zürich

All rights reserved

The translation of this work was financed by the Goethe-Institut China

本书获得歌德学院(中国)全额翻译资助

图字:09-2010-114号

最后一个威英费尔特

[瑞士]马丁·苏特/著 罗炜/译

责任编辑/裴胜利 装帧设计/胡枫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网址:www.yiwen.com.cn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ewen.cc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市印刷十厂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10.5 插页2 字数 169,000

2011年9月第1版 2011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0,001—8,000册

ISBN 978-7-5327-5462-5/I·3193

定价:29.00元

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出版权归本社独家所有,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摘编或复制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T: 021-65418000

篇小说。从1997年到2010年，他一共创作了7部长篇小说，每一部都获得世界性成功。其中有4部进入畅销书行列，堪称畅销书专业户和获奖专业户。而就内容而言，苏特的这些长篇小说游走在悬疑犯罪与温情生活之间，融入丰富世故的人际关系与行业专业知识，同时又不乏社会批判内涵，并暗含对传统道德和价值观念的执着褒扬与渴望。

1997年苏特发表《小世界》，这部作品是他在长篇小说创作方面取得重要突破的标志。《小世界》主人公因罹患阿尔茨海默病，即早发性痴呆，在逐渐丧失短期记忆的同时，一步步回归婴幼儿时期的原始记忆，由此最终揭开和揭穿自己的身世之谜和豪门秘史。苏特在该书中对疾病的描摹细致逼真，令读者禁不住会怀疑小说家可能是科班出身的神经病理学家。凭借《小世界》，苏特迅速走红，并于同年获得苏黎世州荣誉奖和1998年度的法国最佳外国文学作品奖。

自《小世界》起，苏特的长篇小说创作开始渐入佳境。此后，几乎每隔两年左右他都会有一部新作问世。2000年他发表《月亮暗的那一面》，2002年又发表了《完美朋友》，而《完美朋友》随即也被授予2003年度的“德国侦探小说奖”，并在法国被法国导演弗朗西斯·吉洛改拍成同名电影。2004年和2006年，苏特又相继发表了《丽拉，丽拉》和《米兰的魔鬼》，前者又被改编为电影《爱情谎言》。2007年，苏特还凭藉《米兰的魔鬼》一书捧回德语地区另一个重要的侦探小说大奖“弗里德里希·克劳瑟奖”。2008年和2010年，苏特继续乘胜追击，竞相发表了他的第六部和第七部长篇小说《最后一个威英费尔特》与《厨师》。这两部小说也均无一例外地受到了读

者的热捧，甫一推出，便在德语国家的各大畅销书排行榜上遥遥领先。

家庭生活方面，苏特有过一次失败的婚姻。他的现任妻子，亦即他的第二任妻子玛格丽特·娜依·苏特是时装设计师。他们抱养了年龄相仿的一儿一女。然而，十分不幸的却是，他们抱养的年仅3岁的儿子2009年夏季却因午餐时食物不慎进入气管窒息而亡。近年来，苏特及其家人主要旅居在西班牙的伊维萨岛和危地马拉阿蒂特兰湖畔的玛雅文化气息浓郁的帕纳哈萨城镇。

二

《最后一个威英费尔特》是马丁·苏特的第六部长篇小说，发表于2008年，迄今为止已经被译成英、法等国文字，并于2010年由德国和瑞士合拍成了同名电影，导演为瑞士苏黎世出生的电影新锐阿兰·葛思彭纳。

小说以瑞士德语区大资产阶级的生活环境为背景。小说主人公阿德里安·威英费尔特出身名门望族，年龄五十多岁，未婚，作为一个瑞士实业家的独生子，他在父母去世之后继承了大笔丰厚遗产，在苏黎世中心城区拥有数栋豪宅不说，还收藏有大量珍贵的古玩字画。除去祖上的护佑，他本人也是博士学位的高级知识分子，事业有成，职业生涯一帆风顺，在他所供职的拍卖行里身居高位，是业内尽人皆知的艺术品鉴赏专家。更为难能可贵的是，他不仅有钱、有才，同时还有德，因为他乐善好施，为人正派。他有着自己特立独行的生活方式和处世态度，始终恪守传统的道德习俗和礼仪风尚，这使得他在当下这个商业化、向钱看的媚俗社会里显得如同天外来

客，在许多庸人的眼里则和白痴无异。他自己似乎也刻意要和现在这个世道保持距离。他浑身上下透出一股十足的老欧洲味；他的头发是美国前总统肯尼迪那样的边分发型；他的衣服鞋帽是清一色的高级定制，“他有十四套睡衣，全都是他的衬衣裁缝专门为他量身定做，全都标有花押字，六套浅蓝色的偶数日穿，六套蓝白条的奇数日穿，两套白色的星期天穿”；他的生活起居也极有规律，因为他相信这样可以益寿延年。然而，不经意之间，他的这种循规蹈矩的老贵族式的生活却被一个陌生女人彻底改变。由于这个出身并不高贵的女人长得很像他数十年前不幸死于车祸的初恋女友，所以他开始不由自主地爱上她，就此方寸大乱。不料，这位穷困潦倒的美女却很快就在金钱上打起了他的主意。与此同时，他交往多年的老朋友也开始欺骗他。他陷入一连串的圈套和危险之中。读者读到这里，会情不自禁地为我们善良忠厚的主人公感到揪心，会情不自禁地替他捏一把汗。小说的情节编排极为精致巧妙，看似平静的表面之下可谓暗流涌动，读者在经历了一波三折，享受了高潮迭起之后，最后还要面对一个完全意想不到的结局。小说家以此表明，老天有眼，阿德里安·威英费尔特绝非世人所想象的那种傻瓜。

对于为什么要给小说取名叫《最后一个威英费尔特》，苏特在2008年2月21日登载于瑞士报纸《周报》上的一篇专访中作出了明确的解释。他说：“从生物学意义上来讲，威英费尔特还有生育能力，找个女人对他也是轻而易举的事情。最后的威英费尔特不只是说他们是他们家族的最后的苗裔，而且也说的是他是他这类人中的最后一个。我这是在向一个濒危物种致敬。”苏特坦言，威英费尔特善解人意，彬彬有礼，格调高贵，举止文雅，而能把这些品质素养与金钱

上撰写题为《一个不合时宜的当代人》的评论，从电影式书写、虚构与真实和娱乐性等方面对《最后一个威英费尔特》进行了激赏。格洛普首先提请读者注意苏特别具一格的电影式叙事手法，点明他的这种叙事不仅是异常的经济简洁，而且就叙述视角的转换而言，其频率也是极其惊人的频繁，评论者因此禁不住发出“读苏特的书，就像看电影”这样的惊叹。其次，格洛普认为，小说的情节编排引人入胜，叙事策略简洁经济，小说的视角既多重变换，又神奇诡异，通过对男主角的精心刻画，大资产阶级的魅力重新获得提升，再加上作者对侦探小说元素的自如驾驭，对细节的偏爱和悉心处理，也使得一幅“流传后世的时代图像”跃然纸上。第三，作者在构思和谋篇布局方面所显示出来的老谋深算也令格洛普拍案叫绝。这位评论家指出，虽然小说是大团圆的结局，但依然是虚晃一招，苏特一边揭开谜底，一边却又重新开始摆起乌龙，结果还是落得个似是而非、悬而未决和无解，令人回味无穷。最后，格洛普甚至不惜冒夸张之嫌，一举将苏特和乔治·西默农以及弗雷德·瓦尔加斯相提并论。前者是被誉为“不可思议的天才”的比利时法语侦探小说家，发表作品超过450部之多，全球销售超过5亿；后者则是享有“法式推理”天后美誉的法国女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及侦探小说家。格洛普认为，无论就创造才能的丰盈和虚构故事的离奇与优雅而言，还是以文体风格和驾驭文字的强大功底而言，苏特都和他们有得一比。

综上所述，《最后一个威英费尔特》正如多位德语评论家所指出的那样，再度证明了马丁·苏特无愧为“欧洲伟大娱乐文学家”的声誉，马丁·苏特是名副其实的欧洲“娱乐作者”和“娱乐文学排头兵”。他具有过人的调研和驾驭素材的能力。他的落笔干净利落，

区的一个行会会馆里，离他的住处很近，步行不用十分钟。这晚到场的有韦德勒大夫，他母亲的家庭医生，这老头最近几个月变得越来越迟钝，整个人都缩小了好几个尺寸，穿着他的那套定做的西服就快跟没了似的。相比之下，他的夫人就显得活跃多了，她还是那样一如既往，无可挑剔的妆容，无可挑剔的发型，无可挑剔的着装。当然，她同样也一如既往地让自己成为笑柄，鄙陋的言词、粗俗的谈吐，同她弱不禁风的贵妇模样形成巨大反差。

另外到场的还有他刚当鳏夫不久的表兄雷莫·卡尔特，此人七十五岁，穿一身带金怀表链的三件套，蓄着修剪得很短的托马斯·曼式髭须，看样子，好像是费迪南德·霍德勒^①肖像画座谈会一开完，他就径直奔这边而来了。雷莫·卡尔特是财产受托管理人，以前为威英费尔特的父母，现在又继续为他们的儿子管理财产。阿德里安其实也是可以把这些财产拿过来自己管理的，只是他不忍心取消他对卡尔特的最后授权。再说人家也不可能犯很多错误。他的这笔财产虽然算不上巨额，却也十分殷实。用它所进行的投资都是保守和长期的。

他们点了伯尔尼拼盘，这种拼盘每逢冬季都会出现在周六的晚餐菜单上。韦德勒大夫基本上没吃什么东西，相反，他那即将迎来八十岁生日、从细长经单薄再发展到如今的干瘦的夫人梅芮特却把所有的菜品——肥肉、口条、香肠、熏肉——统统要了双份。卡尔特也毫不逊色地和她比着吃，而威英费尔特的饭量则表明，他还没有沦落到那种全然不顾自己吃相的地步。

^① 费迪南德·霍德勒（1853—1918），瑞士画家，生前获得巨大成功，得到全欧洲的承认，但死后名气却日渐低落。

之后，该城众多崛起的餐饮企业之一把它接手过来，改造成为一家非常美国化的鸡尾酒酒吧。你可以在这里喝到用朴素的玻璃杯盛装的马提尼、曼哈顿、代基里、玛格丽塔，专门有两位着蛋壳色无尾晚礼服的酒吧男服务员为你调酒。每逢周六晚上，还会有个三人组合低声表演柔和的古典爵士乐。

现在“拉黎维耶热”还冷清得很，但等再过个一刻钟之后，等电影院都关了门，那情形可就大不相同了。威英费尔特坐到他紧靠吧台的老位置，即靠墙的第一个高凳上。坐在这里，他既可以对酒吧里发生的事情一目了然，又可以永远不必同一个以上的邻座打交道。酒吧服务员认识他，给他端来他要的马提尼，他其实只会吃里面的橄榄。威英费尔特是一个很有节制的酒客。

此外，他也不喜欢放纵自己。如果说他在回家途中还不忘找个酒吧进去坐坐的话，那么，他这样做，可跟别的单身汉不一样，是为了找点热闹，找点温暖，找点性。他并不害怕孤独，相反，他很享受独处的妙处。如果说他在这种情况下仍然还会再三寻找热闹的话，那么，他这样做，更多的却是为了抵制他天性中那种孤僻的倾向。

就他对性的需要而言，自从他早年发生了那件事情——更确切地说是：自从遭受了那次命运的打击——之后，性所占据的地位就变得越来越次要了。

因此，这晚接下来所发生的一切就跟阿德里安·威英费尔特的——一贯作风全然不符了。

就在酒吧服务员给他端来他要的马提尼的当口，一个女人走进了“拉黎维耶热”，只见她径直走向吧台，顺手把大衣和手套放到威英费尔特旁边的高凳上，自己则在紧邻的高凳上落座，同时跟服务

威英费尔特耐心地陪着罗蕾娜喝了有四杯金飞丝之多，其间他自己却没有动他胳膊肘边上的马提尼一口。当她还想要第五杯时，他坚持要送她回家，随即便叫了一辆出租车。

“去哪儿？”司机问威英费尔特。

“去哪儿？”威英费尔特问罗蕾娜。

“不知道。”这是她的回答。

“你不知道你住哪儿？”他已经放弃了对以你相称的抗拒。

“我不知道你住哪儿。”她半睁着眼睛回答道。

就这样，阿德里安·威英费尔特自己也不知道过了有多少年了，他这才又一次在午夜过后带着女人回家。银行保安人员如果在分析录像记录的时候看到这一幕，怕是要乐个没完呢。

他用钥匙打开他家那沉重的楼门，领着罗蕾娜进门，他让她靠在墙上，他再去把门锁好，一边锁门，一边还不停地扭头去看他的这位客人，生怕她随时可能失去平衡。他从钱包里掏出徽章，把徽章插进里面那道安全门旁的隙缝里，他扶着罗蕾娜去坐电梯，电梯也只能通过他的徽章才能使用，电梯向上开到四楼。

威英费尔特这套居室是设在最热闹的商业区的一栋楼房里面，这栋楼房建于1871至1873年德国经济繁荣年代。这是他父母留给他的遗产。底层还在他父母在世的时候就已经租给了一家银行使用，而银行在其余的四层楼里也安置了自己的办公室。银行的安全预防措施虽然有时很繁琐，但对于威英费尔特而言也并非完全不适宜，因为在他的那套居室里存放着他所收藏的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上半叶的瑞士艺术瑰宝。

他没有同意银行有规律的扩张，银行很想吞并他的这套居室，

晚上他都是如此。他有十四套睡衣，全都是他的衬衣裁缝专门为他量身定做的，全都标有花押字^①，六套浅蓝色的偶数日穿，六套蓝白条的奇数日穿，两套白色的星期天穿。这是他的怪癖之一。他也负担得起他的这些怪癖，而且，通过这些怪癖，他也把一点奢侈和一点规律带进他的生活。因为，他相信有规律的生活可以益寿延年。

另外也有这样一种说法：有规律的生活可以让我们所过的每一天变得相同，而事情和习惯重复得越多，我们所过的每一天就会变得越来越相似，随之我们所过的每一年也会变得越来越相似。直到有一天，整个一生看上去就像是一年一样。

威英费尔特的看法则正好相反。一个人做相同的事情，参观相同的地方，撞见相同的人，这种频率越是频繁，差别就会变得越来越小。而差别越来越小，时间的流逝就会愈发显得不知不觉。某个人，你如果每个月都看见他，而不是一年一次，那么，你是不会觉得他的年龄有什么变化的。而你自己的年龄在人家看来也是没有什么变化的。

按部就班的规律生活可以延缓时间的进程。威英费尔特对此坚信不疑。变化也许可以让生命的经历更加丰富，但肯定也会使之变得更加短暂。

他回到卧室。罗蕾娜躺在羽绒被上的姿势还跟先前一样。他开始凝视她。她非常苗条，身材娇柔，甚至可以说有点干瘦。他看见她文胸右肩带的上方有一个小小的文身，看上去像是一个汉字。肚

^① 把姓名或商号名称的起首字母相互交织成图案状，用作信笺上的标记或商标等。

脐处扎了一个熠熠发光的東西。那是一颗打磨精美的钻石，现在，当它看见威英费尔特走向衣柜，又拿出来一床羽绒被时，它便更是开始不停地闪耀起来。他躺到罗蕾娜旁边，给他俩盖上被子。

“要做吗？”她迷迷糊糊地问道。

“明天吧，”他答道，“如果你还喜欢的話。”

“那好吧。”

他关掉床头柜上的灯。

她伸出一只手，把这只手平放在他的胸口上，一动不动。一会儿工夫，她又发出了平静而均匀的呼吸声。

好傻，威英费尔特心里这样想着，然后就睡着了。

说话，说话，说话。这是威英费尔特从电影里看来的，在这些电影里，警察都是用这样的办法来阻止自杀的人自杀，谈判者都是用这样的办法来劝阻劫持人质的罪犯。如果能够分散他们对他们的意图的注意力，那么这场游戏就算是已经成功了一半。然而，他就是一句话也想不起来。必须快跑，却又迈不出半脚，就跟做梦一般，他站在这个要自杀的女人面前，一个字也说不出來。

将近三十年了，情况就跟那时一样。当时，达芙妮跟他说：“我现在就走。”他听后甚至连句“请别走！”连句“不！”都没能说出口。甚至连个“不”字都没能说出口。而她其实是希望他说点什么的，这一点他感觉到了。她拿着她的小箱子站在那里，她在给他挽留她的机会。

达芙妮是交换生。他是在一次艺术史的讨论课上认识她的。所有的人都喜欢她，可她却偏偏接受了他的追求，这是为什么，至今他

都觉得是个谜。后来她要回英国了，他于是也跟着去了英国。全然不顾父母的反对。为此他的父亲是无可奈何，他的母亲则是勃然大怒。他们在切尔西弄了一小套居室，共同生活了一年，这一年，随着时光的流逝，在他的记忆中已经变得越来越美好。

为什么会结束，这是他一直不能理解的。一场争吵，一点点审美疲劳，一次无缘无故的吃醋，无论他怎样回忆，他都回忆不起来。但他敢肯定的是，假如他当时说了一个——就一个——字，那么，他们今天就依然还在一起。

他只有眼睁睁地看着她走，没有任何语言，没有任何行动。她走得并不坚决或者说是愤怒，而是沮丧和犹豫。她似乎在等他来挽留，在等待那最后最后的时刻。

她说，她过了今天就会让人来拿她的东西。而当她过了一周始终还没让人来拿东西时，他重又燃起了希望。十天后的他给她的父母打电话。他从他们那里得知，她在离开他的两天后遭遇车祸。她当场身亡。

他看到，她一双紧握的拳头重又开始松开，手指节骨的颜色开始和手的其余部分的颜色接近起来。“别这样，”他很想说，“求你了，求你了，别这样。”可是，他没有这样说，只是一味站在那里，他感觉到他脸上布满了漠然的神色，他对此无能为力，就跟对自己的无语感到无能为力一样。仿佛他舌头上的麻木蔓延到了他的整个面部上。似乎皮肤和肌肉变得松弛倦怠，因此而不自觉地展现出一副极其自命不凡的漠然表情。

“我跳不跳，你根本就无所谓。”她说道。

威英费尔特终于能够抬起头来去直视她的脸了。即便是现在，即便是笼罩在这个周日昏暗灰白的晨曦中，他也仍然禁不住心惊

肉跳：这张脸太像达芙妮了，虽然不免有几分听天由命和讲求实际的痕迹，而这些他在达芙妮的脸上可是从未见到过的，甚至在一切宣告结束的那一天都没有。尽管如此，他仍然觉得他们已经认识了三十年。

“根本就无所谓，”她又说了一遍。

现在，他开始能够摇头了。

“这种事会影响你和你的声望。警察局的一整套手续当然也麻烦得很。要不然就是……”她把一只手从栏杆上松开，向上举起，呈无所谓状。

他站在那里，束手无策，呆若木鸡。假如他母亲在场，肯定会说他的。他随后又开始摇头。

她让她的那只手垂下，却不是让它回去抓栏杆，而是把它伸到自己身后，目光紧随它看向下面的街道，同时身体向后靠，就像空中飞人表演者那样，只用一只手做保护地去迎接观众的喝彩。“跟我说不松手的理由。就只说一个。”

他觉得他两眼开始充满泪水，他僵硬的脸也开始扭曲变形。随后，一声响亮的抽泣从他的胸中释放出来。

她吃惊地转过头来，看着这个身穿白色睡衣的男人哭泣。随后，她爬回到阳台上，扶着威英费尔特走到床边，用一只胳膊搂着他，也和他一样开始放声嚎啕起来。

“你觉得做什么事情都没意思，你不知道你第二天该怎么熬过去，你脑子里只想得起那些让你抑郁的事情，你找不出一个活着的理由，却找得出一千个去死的理由，这些感觉你难道从未有过吗？”

这些感觉你难道真的就从未有过吗？”

他们坐在床上，背靠着枕头，枕头靠着墙，羽绒被上放着一个托盘，托盘里放着回炉重烤的牛角面包，几乎没动一口，还有蜂蜜、柔软的闪着淡黄色光泽的黄油和边缘为巧克力色的两个空瓷杯。他俩都显得精疲力竭，俨然一对经过一场大闹之后关系遭受重创的夫妻。

威英费尔特陷入沉思。他也有过这样的时刻。在这样的日子里，他会感到有点忧郁，他会沉浸在悲伤之中，做任何事情都提不起兴致。不过，每每出现这样的情况之后，他唯一的反应就是提前结束这样的日子。而不是提前结束生命。“卡尔·拉格菲尔德^①曾经说过：‘万一我萎靡消沉，我会努力将其归置在坏情绪下。’我喜欢这句话。”

“要是我也拥有一种像卡尔·拉格菲尔德或你一样的生活，说不定也会更留恋它。”

“那你所拥有的究竟是一种怎样的生活呢？”

“狗屁生活。”

“每一种生活都值得去体验。”

“真俗。”

“两三年前我到中美洲去旅游。在一个村子里，那村子的名字我忘了，我们抛锚了，反正是汽化器出了问题。当时正下着倾盆大雨，我们的车子所停的地方正好和一条天然小路相衔接，那小路已经被雨水泡软，小路的尽头是几间用粗糙木板和白铁皮搭建的小屋。我的司机猫在发动机护盖下修车，我就坐在车里等。因为天气

^① 卡尔·拉格菲尔德，1933年生于德国汉堡，著名的国际时装大师，被誉为“时尚界的恺撒大帝”，以其个人名字命名的服饰也成为时装界的经典。

威英费尔特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凭窗眺望，只见外面的码头上停靠着白色的班轮，街上的电车全都有事没事地挂上旗帜，汽车排成长龙，走走停停，行人摩肩接踵，步履匆匆。

马上就到五点，晚高峰已经开始，但他办公室的这些隔音窗却能够很好地阻断来自交通的噪音，所以，这繁忙喧嚣的场景看上去就如同一个调为静音状态的电视画面。其实呢，若按他的本意的话，他已经多次有过要开窗办公的想法了，可是实际上却办不到，因为，为了照顾那些存放在“墨菲斯”的贵重名画和艺术品，屋里装有一台空调，用以保证全年的室内温度和空气湿度始终均衡如一。

当然了，话又说回来，在一个像今天这样的日子里，威英费尔特那可是非常乐意办公室的这些窗子一直关着而不打开的。不热，也不冷，不潮，也不干，不晴，也不阴。一个令人感到中等程度郁闷的日子，这也正是他所希望的，但愿今天能够发生一点不同寻常的事情，也好让他日后可以对它有所念想。

他这一整天都在忙活“瑞士艺术”秋季拍卖会，写作品介绍，编制它们的履历表，查找二手文献，估价。虽说在目录册编辑结束之

前他还有时间,但他需要这些时间。他感觉不是很好。现有的选择有些同质化。可能引起轰动并取得创纪录价格的拍品,可以说一件也没有。最好的作品是霍德勒的一幅画,一幅风景画,油画,画在画布上的,内容展示的是带有电报杆子的乡村公路。他给它估价十五到二十万瑞士法郎,希望拍出一个大约三十万的落槌价来。紧随其后的就已经是塞甘蒂尼^①的那幅《沉睡的牧羊姑娘》了,是一幅水彩画,估价六到八万。属于这个范围的还有卡拉梅^②的一幅山地风景画,本雅明·沃捷^③的一幅村庄田园画,奥古斯托·加柯梅蒂^④的一幅玫瑰图。再下来就是一些名气不太大的画家——卡斯坦^⑤、瓦莱^⑥、弗勒利希^⑦、聪德^⑧、巴罗^⑨——的油画了。最后剩下的是安克尔^⑩、霍德勒、瓦洛东^⑪、阿米特^⑫、塞甘蒂尼、加柯梅蒂、佩莱格里尼^⑬这些名气大的画家习作——素描和水彩,估价为千位或万位数以上不等。缺的是中等偏上级别,即介于十万到二十万瑞士法郎之间的作品,以及一两件容易引起话题的东西,这是他的女助理维罗妮卡的说法。也就是可以被她拿去喂饱媒体的画作和故事。

① 乔万尼·塞甘蒂尼(1858—1899),意大利画家。

② 亚历山大·卡拉梅(1810—1864),瑞士画家。

③ 本雅明·沃捷(1829—1898),瑞士画家。

④ 奥古斯托·加柯梅蒂(1877—1947),瑞士雕刻家、画家。

⑤ 居斯塔夫·卡斯坦(1823—1892),瑞士画家

⑥ 爱德华·瓦莱(1876—1929),瑞士画家、版画家。

⑦ 奥托·弗勒利希(1840—1890),瑞士风景画家。

⑧ 罗伯特·聪德(1827—1909),瑞士画家。

⑨ 法兰西斯·埃米尔·巴罗(1899—1934),瑞士画家。

⑩ 阿尔贝特·安克尔(1831—1910),瑞士绘画艺术家和瑞士国民生活风俗画家。

⑪ 费利克斯·瓦洛东(1865—1925),瑞士画家。

⑫ 库诺·阿米特(1868—1961),瑞士画家、图形艺术家和雕刻家。

⑬ 卡罗·佩莱格里尼(1838—1889),意大利漫画家。